



冰火燃烧大荒歌 天南地北任君说
高歌轻吟魂牵梦 归去来兮何蹉跎

Q I N G C H U N

L I U L A N G

是冰是火北大荒

青春流浪

冰戈
作品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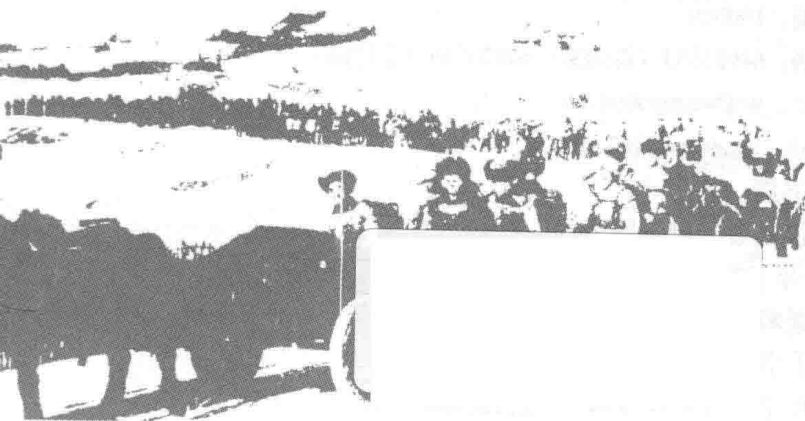


Q I N G C H U N

L I U L A N G

青春流浪

冰戈
作品

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春流浪 / 冰戈著. — 北京 : 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7.12
ISBN 978-7-5171-2634-8

I . ①青… II . ①冰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06019 号

责任编辑: 薛磊 史会美

文字编辑: 崔文婷

封面设计: 淡晓库

责任印制: 佟贵兆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

邮 编: 100088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15.25 印张

字 数 200 千字

定 价 39.00 元 ISBN 978-7-5171-2634-8



自序

当 2017 年 11 月初冬到来的时候，一群头发花白的人相约聚集在了一起，像孩子一样拍手击掌，像年轻人一样热烈相拥。

他们时而热泪盈眶，时而谈笑风生，时而表情凝重。他们回想起了五十年前，同样是 11 月初冬到达北大荒、到达连队营房的那个时候；他们回想起了那如冰似火、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
那时，刚刚十六七岁的他们，乘坐着装满同样青春鲜活、血气方刚年轻人的北上列车，歌唱着奔赴那片神奇的土地——北大荒。

作为这个队伍里的一员，我和这些在那儿度过了三年五年抑或十年八年以及更长岁月的同学、战友们一样，绝不会忘记北大荒那冰天雪地、天寒地冻、广袤洪荒的自然环境以及工作、生活都十分艰苦的生存状态，更不会淡忘北大荒人那战天斗地、热火朝天、艰苦奋斗，自觉作出青春奉献、生命奉献的精神状态。

北大荒人精神、知青岁月的价值，更多的在于对北大荒这种冰火相融状态的亲历体验、咀嚼体味以及深刻反思！

半个世纪前的那段时光，这些个面庞略显稚嫩、肩膀并不宽阔的年轻人，依然斗志昂扬、依然激情燃烧。在冰封万里中挺起镇守边关的脊梁，在亘古荒原里种植丰收的希望，在莽莽沃野上轻拂北风磨炼刚强，

在沉甸甸的果实里让爱的血液默默地流淌！

这些个当年十六七岁奔赴北大荒，保卫边疆、建设边疆，如今业已年近七旬的老者却依然思念着北大荒。他们以不同的理由、不同的方式，从全国各个城市乃至海外各地以几乎同样的心情、同样的神往，汇聚于那依然遥远又似乎近在咫尺的北大荒。

《青春流浪》一书记录的事儿，正是他们，也是我的难忘经历。作为那段生活与历史的亲历者，谨以该书献给我永远的北大荒，献给我敬爱的北大荒人，献给我最亲爱的知青战友们！

半个世纪弹指而去，新时代迎面扑来，让我们一起拥抱新时代、创造新生活。翩翩耄耋寻梦去，跌跌撞撞好风光！

冰戈

2017年11月

引 子

上山下乡大潮起

说起知青上山下乡，那可是 50 年前的事儿，半个世纪一晃就过去了！

刚刚初中毕业的刘学峰，参加革命大串联从广东回到北京。

这天，突然听到中央广播电台说，北京有五男五女十名同学，自愿去了内蒙古，要当牧民，值得提倡。他就动了心思！随后的第二批，又有三百多名北京中学生，在天安门广场宣誓后出发去了内蒙古。刘学峰便更加强烈地产生了离开学校、离开北京城，上山下乡、闯荡天下的革命豪情！

恰逢此时，黑龙江东北农垦总局到北京招人来啦！说是要继续开发、建设北大荒。就这么着，随着学校的大动员，刘学峰和他的同学们，便毅然决然报名参加，并且很快就获得了批准，成了全国第一批、一千多名北京中学生奔赴北大荒知青专列的光荣成员！

出发的那一天，他和火车上的许多同学一样，刚刚十七岁，心里边充满了对神秘的北大荒的好奇、冲动与期盼！

目 录

自序 / 1

引子：上山下乡大潮起 / 1

第一篇 青春流浪

- 一 这就到了北大荒 / 2
- 二 偷闯虎林惹祸端 / 12
- 三 黎明不再静悄悄 / 21
- 四 为了战争的胜利 / 29
- 五 炉火红红雪飞扬 / 34
- 六 神秘的大青山上 / 49
- 七 演出大约在冬季 / 59
- 八 莽莽荒原火之殇 / 68
- 九 大鞭子一甩嘎嘎响 / 82
- 十 喊他一声瓦西里 / 89
- 十一 冰花飞溅不觉寒 / 99
- 十二 大寒过去又一年 / 109

- 十三 钢铁就这样炼成 / 118
十四 是生存还是毁灭 / 128
十五 天下好汉莫过于此 / 138
十六 好马不能放南山 / 152
十七 边境线上的运动场 / 159
十八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/ 178
十九 人间正道是沧桑 / 187
二十 再见了，我的大学！ / 196

第二篇 魂牵梦萦

- 一 狼搬草 / 208
二 狼记仇 / 210
三 牛醉了 / 213
四 牛蹄子 / 216
五 大拜年 / 219
六 他，就在北大荒！
——怀念范国栋先生 / 222

《是冰是火北大荒》诗三首 / 225

还是想念北大荒 / 225

那一年 · 那一天 / 226

种地 · 站岗 · 扛大枪 / 227

《别梦营盘》诗三首 / 229

回 营 / 229

别梦萦 / 229

旧照春芳 / 230

《漫步偶得》诗三首 / 231

漫步平沙 / 231

雨滴四季 / 231

品读 · 倾听 / 232

后记 / 234

第一篇

青春流浪





一 这就到了北大荒

那是1967年的11月下旬，正值初冬时节。来自北京各校的一千多名男女中学生，也就是北京知青，身着东北农垦总局统一定制的蓝棉袄、蓝棉裤，头戴驼色羊剪绒棉帽，脚蹬黑色棉胶鞋，满怀激情、满怀理想，乘坐着知青特别专列，高唱着革命歌曲“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”，奔向了遥远的黑龙江，奔向了那神秘莫测的北大荒。

知青们对北大荒的概念，大多是从话剧或者电影《北大荒人》里有所了解的：“一望无际的大草甸子黑土地”“志愿军铁道兵，开荒种地拖拉机”“棒打狍子瓢舀鱼，野鸡飞进饭锅里”。何等的神秘、何等的浪漫、何等的向往啊！一路上同学们都在想象着，真正的北大荒到底是个啥模样啊？

伴随着火车的长鸣，绿色车厢疯狂地向北冲去！足足的两天两夜之后，刘学峰这一路人马，终于来到了东北边陲——虎林县宝东火车站。此时，太阳已然落山，浓浓暮色之中，同学们谁也看不清对方的脸色，懵懵懂懂地背着自己的行李，不知所措！

当那列专车上继续前行的其他知青呼喊着重见、高唱着红卫兵战歌向前驰去的时候，大家所能依稀看到的，只是列车身后的两条铁轨，在寒风中闪着亮光，默默地向远方伸去。

首批北京知青



夜幕中，啥也看不清楚。一长溜儿的解放卡车把刘学峰这伙北京知青，拉到了距离宝东火车站三十公里开外的一座小山岗，也就是东北农垦总局 586 农场场部所在地——小青山上。

说来也巧，这天正赶上场部停电，整个小青山漆黑一片，人们完全失去了东南西北的方向感，甚至产生了时空大错乱。迷迷糊糊的知青们随着人流，涌到了据说是农场俱乐部的一栋大房子里，满满当当地挤了一屋子人。

在昏暗的汽油灯下，在看不清什么脸的领导欢迎词和热烈的掌声中，欢迎仪式就非常隆重地开始了。当汽油灯下换了几个人、喊了几段热情洋溢的话之后，欢迎仪式就又很快地在掌声中结束了。

紧接着，同学们就拥到了煤油灯照射下的大圆餐桌旁，围站着、晕头转向地吃到了北大荒的第一顿晚餐。列车上的欢声笑语早就不知去向，也不知道吃了些什么东西，只听到集合的哨音再次响起来，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，跟着队伍就又爬上了汽车。

在一片“上车了，上车了！出发了！”“紧跟着，别落下！跟着！”

等嘈杂声中，在一串车灯的照耀下，浩浩荡荡的车队呼呼地就开下了小青山，继续向东北方向驶去！

一路上，好一大段儿的沉闷气氛，空气好像凝固了一样，让人喘不上气儿来，只知道汽车在黑乎乎的荒野中呼呼地往前开着！突然间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前前后后的各辆汽车竟爆发出阵阵歌声。

刘学峰他们这辆车，在一个名叫李海的高中男同学的带领下，也大声吼唱起了《我们的队伍向太阳》，这歌声与其他车上的歌声前呼后应，好像要把那寂寞无声、沉睡千年的大荒原唤醒似的，倾心而出、几近疯狂。

整个荒原世界都是黑乎乎的一片。半路上同一个方向行进的几辆汽车，也不知何时何地去了何处，反正是越行越少。漫无边际的黑夜伴随着呼啸而去的寒风，大家伙顿时清醒了许多。他们知道，待到这辆乘坐的解放汽车停下来时，那个渺无人烟之中建立起来的边境连队，将是这伙子北京知青们生活、学习、战天斗地、实实在在的北大荒了。

当时的 586 农场 23 队距离著名的珍宝岛地区，也就三十多公里；距离中苏边境乌苏里江仅二十多公里。

一望无际的荒原，在夜色灰白的公路上飞奔着的解放卡车，无规则地晃晃悠悠，乏顿的知青们迷迷糊糊、半睡半醒的！刘学峰伸长了脖子向前张望，突然间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叫喊起来：“灯，灯！灯光！快看！快！”

车上的同学们就像打了鸡血似的骚动起来！个个伸长了脖子，向前望去。只见星星点点的灯光越来越近、越来越亮，恍恍惚惚地看到了一些人影在晃动！

“红岩上红梅开，千里冰霜脚下踩——”随着一个叫马淑惠的女同学高调开唱，全车的同学们便一起吼起来“——三九严寒何所惧，一片丹心向阳开，向阳开——”，汽车撒野似的满载着这火热的青春歌声向 23 队飞驰着！

这个地处边境队的老同志们，早就听说北京知青要来北大荒，要来586农场，23队也分配给了二十来个。这不，队领导和老同志们早就做好了准备。可惜呀！那个时候，这里还没有通电，黑灯瞎火的只好提着马灯，等待着欢迎从首都北京来的学生们！

只见那解放卡车刚刚停稳，老同志们便热情地围拢过来，搀扶着坐麻了脚、冻木了脸的知青们，往挂着马灯的一栋房子里走去。待到领导简单的欢迎寒暄过去，知青们按照预先分配好的房间安顿下来，老同志以及家属们便把热气腾腾、香气喷喷的热汤面端了过来，好让大家伙充饥暖暖身子。随后，老同志们便悄然告别回家了。

房间里的同学们，左看看，右瞧瞧，看到这栋显然粉刷不久、白灰气味十足、暖烘烘的新房子，就是他们的新家时，这才突然间意识到：啊，北大荒的生活，真的就要从这个夜晚，从这儿开始了！

第二天，这些北京知青才知道，当时的整个队仅有两栋砖瓦房，除了他们住进去的那栋，另一栋就是开阔地前，靠近大道边的那栋砖瓦房，那儿既是队里的大食堂又是大会场。

刘学峰他们住的那栋砖瓦房，是队里专门为知青盖的。其实，他们

首批上海知青





营房建设

第一批知青在那栋新砖瓦房里，也就仅仅住了半年时间，待到来年上海新知青补充队里的时候，他们已然成为老知青、老同志，已然要理所当然地把这砖瓦房让给新知青、新同志，自己则按照队里的安排，搬到了散落几处的老旧土坯茅草屋。

那些个茅草土屋，多是些队里头两年在此建点的时候修盖的，基本属于正宗的东北特色——地窖子。

所谓的地窖子，也就是看好了地儿、划好了线儿，往地下挖它几十厘米形成一个规整的大方坑，再往这坑的四角立上几根树干、架上屋顶，顺边儿再立上若干根不是很粗的木棍子，把早就梳理好的长长的草辫子，在备好的泥浆里打上几个滚儿，从下往上在那些木棍子上左编右织，编织得严严实实，然后再里里外外糊上草泥浆，最后通过那些基建班的战士们精心修整，得！一座座漂漂亮亮的茅草地窖子就这么着大功告成了！

刘学峰、李海他们当时住过的，就是这些几经风雨、荒味儿十足的老旧地窖子！

他们这个队属于后建边境队，和先建队三四百人、四五百人的规模相比，算上家属也就二百多人，属于小型队。

连部前



在队里的欢迎会上，知青们才明白，那个到北京接人、和和气气、清清瘦瘦的高个子领队沈子文，就是队里的指导员。

根据沈指导员的讲话才知道，别看这个队不大，天南地北的，以山东人稍多，什么湖南河南人，四川贵州人，京津河北人也是不少。人员构成就更热闹了：既有朝鲜战场下来的指战员，也有部队转业官兵；既有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初来自全国各地的支边青年，也有 1957 年、1958 年下放边疆的知识分子、右派人员等，这回再加上北京知青，以及后来的沪津哈齐鸡等城市知青，农垦生产队人员的基本构成就明了啦，那就是现役及复转军人、下放的知识分子、支边青年及知识青年等几部分。

这个队的队长赵希才就是个从朝鲜战场下来的铁道兵军官，山东人。听说这位赵队长是位战斗英雄，受过重伤，个子不高，声音不大，眼睛有神，水平不低，故事挺多。欢迎会上他没有露面，说是正在局里参加培训，所以就特别给人一种神秘、期待的感觉！

你还别说，由于黑龙江农垦系统的干部净是些部队官兵，农场的队基本也都是半军事化，办什么事儿还真有股子部队打仗的劲头儿！这不，

为了让知青们了解队里的情况，专门指派了个名叫陈钟的副队长负责给大家介绍情况。

陈副队长属于精明强干的那种人，中等个子、黑瘦黑瘦、话语不多，三言两语几句话，就把队里的生活居住、活动场所、生产布局，以及未来的规划思路，噼里啪啦地说完了！

临了，他向大家扔了一句：“同志们，情况都讲了，不再多说，不明白的，来日方长。用你们的眼睛，用你们的脑子仔细了解，结果肯定比我说的准，明白了吗？”

知青们正小声议论这位陈副队长，人挺利索、性格还挺怪哪，还没反应过来，陈副队长紧接着又甩了一句：“啊，好！没问题，好！下边咱们就简单了，你们跟着我，到几个特殊单位去看看，然后转地号！”说着，一扭身，双手往后一背，竟自顾自地往前走去了！

那年的冬天来得晚，偌大的北大荒好像憋着一口气，都靠近年底了，还没有松开口下过雪，湛蓝湛蓝的天空下，整个大地黑、黄、灰、白地混成一片，构成了连队景色乃至北大荒的大色调。

为去炮连的战友送行



再看这位陈副队长，在灰黄光硬的连队土道上，在大犁翻过的垄沟地，就跟长了飞毛腿似的，走起路来噌噌的，快得不得了。刘学峰他们几个男知青还好，基本能跟上趟，可个个解开了大蓝棉袄，提溜着棉帽子，大冬天的愣是热得汗水淋淋，看那架势就跟热透了的老玉米热气腾腾，更像是拼命张飞似的。

那些个女知青可就更甭提啦，一身蓝棉袄、蓝棉裤穿在她们身上，把马淑惠她们这一个个原本苗条瘦溜的女孩子，活生生地放大、放宽起来，慢慢走还真是一道缓缓流动的蓝色风景线。这快步行走就热闹非凡了，说跑非跑，想快快不了，踢里踏拉、嘻嘻哈哈，你瞧，还真有点革命乐观主义！

队里的人都说，能跟得上陈副队长跑连队、跑地号，那可是真不简单了！还别说，北京来的这伙子知青甭管男女，这几天无论是就近跑机务油库、转粮库场院、看猪马号，还是往远处踩地号、溜泡子、钻林子，风风火火的，愣是没被落下，并且状态十分良好！

其实，刘学峰他们心里非常明白，跟着陈副队长，这哪是参观介绍情况啊，整个就是个跑啊！就是个马拉松啊！就是对知青的一次见面小考哇！他和李海几个男知青，跟马淑惠她们几个女知青一琢磨，妥！今后在北大荒这疙瘩，天地简直是太广阔了，地面简直就是无边无垠，跑地号那肯定就是家常便饭哪！

诸位问了，北大荒农垦队的地号有多大个啊？它干吗叫地号哪？咱们简而言之，至今天下荒原第一的北大荒，主要特点就是土地极其肥沃辽阔，人员极其稀疏罕见。它的地号到底有多大？形象地说，刘学峰他们这些知青，这几天跑的地号，基本上是，早上从离队近的这边下地出发，到了将近中午就算是走到了这个地号的另一端，三里五里的就是它了！你要是再从那边走回队，差不多也就该下班了！

因此，在北大荒要想科学开垦、科学管理、科学作业，那就必须大